

今年春节不看妈

们兄妹四人，带着家里老小一起，陪着母亲过了年。

“送猪迎鼠”，今年除夕那顿团圆饭，当然也不例外。早一个多月前，我们兄妹就一起商定，除夕那天中午，全家老小，包括第四代，都赶到东海护理院给母亲拜年；中午就在东海镇上的饭店订一桌，吃顿团圆饭。我妹妹还早早地付了定金，以防当天饭店没座。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己亥年底突遇武汉“新冠肺炎”爆发，上海启动了防御措施。除夕前一天，我们收到了来自东海老年护理院的信息：为了保证居住在护理院的老人健康，除夕开始，今年春节护理院不对家属开放。

今年与老母亲的团聚“泡汤”了，老母亲翘首期盼的团圆饭吃不成了，我们全家对护理院的措施十分不满，却又一致表示了赞赏。是啊，护理院里住的全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采取这样“不人性”的措施，实属无奈之举，却又是上上之策。

除夕那天，我们聚集在我妹妹家里，护理员小叶、护士长王芳通过手机，让老母亲和我们进行了视频对话。老母亲气色不错，我们依次给她老人家拜年。尽管知道了今年全家团聚的年夜饭吃不成了，她倒也很平静。我们告诉她，今年不吃年夜饭，是为

了明年、后年、一年一年可以长久地吃下去。等到元宵，我们再来团聚也一样。

话虽这么说，大年初二那天，我外甥还是带了家里新做的菜肴，赶到东海，想碰碰运气，给外婆送菜、送祝福。可是，护理院防范严格，“留菜不进人”，外甥只得放下了带去的菜，由医护人员送上去，他自己开车回来。看看外地的标语“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他还敢硬闯吗？

年初四，我们收到了护理区新来的护士长范佳凯(男)的电话，他让我妹妹一起加入了他建的群，就是所有他管辖护理的老人的家属的群。他告诉我们，老人一切都好，请放心，同时暖心地对我们说，只要家属有要求，他随时会为我们开启手机视频模式，让家属和老人通话。

有这样的护理院，有这样的护理人员，我们放心了。家属和他们一条心，不是还有这样一条霸气的标语：“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是的，今年春节不看妈，只为同把病魔撵！



众志成城 (国画) 邵家声作

亲情绵长

秦来来

中国人过春节，最讲究的是全家团聚。重头戏是在大年夜(除夕)；大年夜这顿年夜饭，也叫团圆饭。

一家人，不论年长年少，不论天南海北，全朝着一个目标：亲人团聚的饭桌旁边的一张凳子上。这个历史传统绵延了千百年，这个亲情基因从开始就融入了国人的血脉之中。这个沉甸甸的思亲、思乡积聚起来的年味，才真正地刻骨铭心。

我母亲年及鲐背，加上两次脑梗，行动不便。我们兄妹也都是年过花甲之人，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想有质量地照料难以做到。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入住浦东新区东海老年护理院。这个老年护理院兼带给老人治疗、康复和养老。四年多来，尽管那里偏僻路远(距我们住地单程七八十公里)，我们兄妹四人坚持每周有人去探望；特别是我妹妹和外甥，去得多、去得勤。到了那里，不是带着她去护理院外面的饭店用餐，就是带着当天烹煮的新鲜菜肴，送到她的饭桌上。

前年过年，我妹妹在距护理院不远的临港一个农家乐，租了几个房间，全家一起在那过了年。

去年过年，考虑到母亲行动不便，就在护理院的东海镇上，找了一家饭店，我

人生感悟 阳光

陈连官

经历了多日的阴霾，我渴望阳光。阳光里，我可以回望，回望曾经的风霜。风霜过眼，便久久地回想。

人在旅途，有这有那。会有一些错失，好像阴云遮日。其实，命运天注定，阳光依然灿烂。

这些天，“宅”成了关键词。不管宅在何处，难见阳光。天空有些开朗，便久久地凝望。

是的，你给我阳光，我便灿烂一下。我不能去抗疫的前方，但我会戴好口罩，尽量宅家。

这个年，也是经历，若干年后说起，会喷唾沫。说起那时的那时，其实你一点没做什么，只能是瞎话廿三干。

今天阳光很好，清朗了许多。云卷云舒，又想诗与远方了。

惬意时光 我成了交大的“留学生”

邵传芬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时是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的专业教师，从教37年，受聘于上海市西南片高校联合办学管委会任秘书长，负责以上海交大为牵头单位的13个高校的联合办学事宜。退休后，我加入了老年大学的行列，成为老年大学“《红楼梦》鉴赏班”一名学员，现在已进入第六个学期，可以称为交大老年大学的“留学生”。因为报读这个班的条件十分苛刻，基本上只允许原读学员继续学下去，无原读“学历”者一般不接受。我舍不得放弃这个学习机会，一读就是四年，常学常新。

授课老师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著名教授方明光。他研究了几十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不但深究中国的古典文学，还对外国文学也了如指掌，对西方心理学、美学史也造诣很深。他带过众多的硕、博研究生，现被聘为交大本

科生入学的面试官。他对曹雪芹的《红楼梦》研读近百遍。他说，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在《红楼梦》鉴赏班，我有一位同学，74岁，在德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流体力学。他本来是我的同行，现在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他为了弥补文学修养的不足，也报名读了这个班。他从通读、细读到现在精读，已把《红楼梦》的程甲本、程乙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的上下两册、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都读完。他能与方教授商讨红楼的许多细节，而方老师则说，学员和我互动，也加深了他对《红楼梦》人物的理解，所以说是教学相长。

红楼梦中的许多有关诗词，方教授即兴可以朗朗出口背出。贾宝玉对林黛玉，评介是八个字——“言和意顺，略无参商”。关于“参商”的出处，方教授随口背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处灯烛

光。”有时候，方教授在背诵诗词也有不畅之时，他又将白居易诗词中两句“老来多健忘，难不忘相思”来调侃一下，大家会心一笑。

我之所以成为《红楼梦》鉴赏班的“留学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学友互动活跃。有位在交大成人教育学院任教的中年学员，方教授讲到哪里，她都能接应，和方教授对答如流，可见她在上课前做足了功课。方教授非常喜欢学员在上课时插嘴，这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使每位学员都能开动脑筋学习。这也是老年大学上课的一大特色。

这个班受热捧，还得益于班长精心组织及学员的积极参与。全班共有53位学员，座位只有46个，有7名晚报名的学员享受“加座”待遇。如果有一位学员请假，班长就会把晚报名的学员填补空缺。班长还为全班学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方教授讲课讲到唐诗中哪一首，就有学员在百度中查出来该首诗的原文和出典，进行互动和交流。

我进《红楼梦》鉴赏班，既是老有所学，又是老有所乐，不亦乐乎！

父母 亲母亲

沈栖

日前，我们四代同堂共

同庆贺老父亲百

岁寿辰，亲戚、友朋、邻里也纷纷道喜，其乐融融。

我们兄妹仨成家立业后，就相继与父母分居了。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相依为命。2017年10月，95岁的老母驾西，老父便孑然一身。虽说独居的老父亲有些孤寂，但他并未消沉、颓唐，用他的话说：“人还得活下去，我还想活过100岁哩！”如今，老父的夙愿实现了！

平日，老父似乎还是生活在比翼连理的日子里。记得老母亲健在时，两位老人除了在小区内携手散步外，最多的活动方式就是打牌玩争上游，有时甚至可以玩上一个上午。如今独自一人打牌难以定输赢，老父亲便玩起了“通关”“接龙”的游戏，看看自己当天的手气如何。保姆告诉我说：“尽管一个人在玩牌，但老人家还是会在顺利时，喃喃自语：‘老太婆，今天我的手气好着呢！’”他依然记念着当年两人“斗牌”的较劲、输赢的心绪，依然追求着通过玩牌来作一番阴阳两界的“对话”，这至少在潜意识上，他自以为并不孤独。

“忆旧”似乎是老人的常态。说的也是，老父年届期颐，思维退化，也没精力关心当今，自然就会常忆“前朝事”。自失去老伴后，老父忆旧的方式就是翻检出那些早已泛黄退色的老照片，一张一张认真端详，仔细揣摩，似乎要从中解读出某些往事的回忆和亲情的沉淀。他有时一个人检阅老照片觉得单调，还会把保姆叫到身边，向她细诉其中蕴含着的历史息码和曾经发生过的有趣故事。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父平素很喜欢看书读报，退休后，他多年自费订阅了包括《新民晚报》在内的几份报刊，80岁后，他与报刊渐行渐远了，理由是人老眼花，看不清字了。足不出户的老父亲几乎是通过收看电视来了解社会、了解世界。90岁后，电视机也常年关闭了，说是坐不动，站着看太累。但子孙们探望时，他依然喜欢听他们谈论一些“热门话题”，虽说几无言语的互动，偶尔搭腔也是“文不对题”，但从他对某事的或喜或悲，或惊或乍，我总觉得，老父还是渴望融入世道，他是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日渐僵化的思维和日趋迟钝的感受与外界“触电”，这也许是对孤寂的一种自我淡化。

自老母过世后，我们商定：兄妹仨加上各自的子女，隔天去探望独居的老人。老父怕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主动提出：“没必要隔天来，你们周末带着孩子来一次就行了。”于是，我们改变了探望方式，没有特殊情况，每周日轮流带着孩子上门，并陪老人共进午餐。行止几乎是以躺为主的老父，每逢周日吃了早餐就端坐着恭候之。我们做饭炒菜，孙辈及重孙们围着老人嬉玩，老人凝视着孩子们的天真浪漫，不时绽出笑意，即使有笑声，也是那般的细微，那般的含蓄，但隐约显露出“膝下有小”的自豪和“含饴弄孙”的喜悦，此时此刻的他，全然把“孤寂”两字置之度外了。

百岁老父